

題目：故事未完成

我想說一個故事，關於愛情。

從前從前，有一個男孩，和一個女孩。兩個人讀同一所大學，同一個系所，同一個班級。沒錯，他們兩人是同班同學。這個班級據稱創下了該系的紀錄，自入學以來，沒有產生過任何一對班對，迄今已三年七個月又十八天。

但是，沒有班對，不代表班上沒有彼此互相喜歡的人。女孩喜歡男孩三年了，不，正確來說，其實只有一年半左右。剩下的一年半，穿插著喜歡社團的人，或喜歡校外的人。反正，她也並非那麼從一而終，游移不定的喜歡讓她覺得自己的感情很輕鬆，不會成為束縛自己或綁住別人的負擔。

她也曾想過要有所突破，於是在某些時候情感的催化下，她會向一個當時很喜歡但不同班的男孩告白。這樣的情況發生過兩次，然後，兩次都被拒絕了。

於是她又回到原點，靜靜地喜歡男孩，只在每天的第一堂必修課見面時，在心裡對男孩微笑。

你覺得，這女孩很自私？

嗯，我是這麼覺得。

大部分的時候，女孩每天都有機會向男孩微笑，因為男孩從不翹課。但如果男孩翹了課，那只有一種原因。

因為，男孩喜歡棒球。如果翹課可以讓他看到一場保證精彩且絕對關鍵的球賽，那當然是必要的，譬如說，紅襪隊連輸三場後連贏三場，第七場對上世仇洋基的那場球賽。事後證明果真值回票價。紅襪破了七十多年的貝比魯斯魔咒，拿到了世界大賽的冠軍。

女孩不討厭棒球，但沒有男孩對棒球的那般狂愛。她也有一股不輸男孩的狂熱愛戀，傾注在合唱團。從小學四年級在音樂教室聽到合唱團的天籟之聲後，女孩就死心蹋地愛上合唱團，從小學到國中到高中到大學，很多東西都變了，只有對合唱的感情不變，怎樣也不肯離開。

男孩和女孩曾經非常要好，好像是在大一一年的時候。兩人心裡都隱隱覺得，只要跨過橫亙在兩人之間的那道界線，他們非常有可能像歷屆的學長姐一樣，誕生出班上的第一對班對，可是他們沒有。可能是缺乏勇氣或是其他什麼原因，他們兩人停步了。最後的這臨門一腳沒有跨出去，於是他們兩人只能一直當同學，直到大三下這一年。

事情發生得很突然，女孩向男孩告白了。男孩問：

「你是說認真的嗎？」

女孩點頭。

於是男孩靦腆地、帶些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「謝謝你，那，妳願意和我交往嗎？」

然後，這個學校的這個班級，終於有了彼此相互認可的第一對情侶。

交往之後，男孩問女孩：「你為什麼喜歡我？」他知道女孩喜歡俊秀斯文的類型，而自己很明顯地跟那種男人沾不上邊。

女孩自己也思考過這個問題，在她告白之前，她只有模糊的感覺，但現在，她已經有了答案。

「因為，」女孩慢吞吞地說：「你有比外貌更讓我喜歡的東西。」

我要澄清一下，那個東西不是錢。女孩對男孩的感情是真的，她知道再過一年就要畢業，到時候時間跟空間的衝擊會對兩人產生什麼影響，誰也說不定。但女孩選擇讓他知道自已的心意，因為不想讓自己在往後的回憶中後悔，後悔沒能把握也許能創造更好回憶的機會。

男孩也問過女孩：「妳怎麼知道自己喜歡我的？」

「不知道，但我記得你說到棒球時神采飛揚的樣子，試圖逗其他人笑的樣子。」

「我也是，」男孩笑了起來：「我也記得你勞作課忘了帶作品去打分數的樣子，還有你笑的樣子。」

女孩这才知道，原來很多很多時候，都是他想要逗她笑，才會有這麼多刻意的偶然。譬如說，他明明是來找跟他關係更好的同學聊些雜七雜八的事，卻漸漸靠近她所坐的位置。雖然背對著女孩，但談論的事情總能引起女孩的興趣，甚至讓女孩大笑。

「我以前都不知道，原來你都是算計好的。」女孩恍然大悟。

男孩又不好意思了起來，轉過頭假裝欣賞窗外阿勃勒落下的一樹黃金雨。

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

她跟我很像，大家都這麼說。

我一直都記得，二年級時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情況。搬進宿舍的第一天，沒有人看起來會是從容悠閒的，而她則又顯得特別手忙腳亂。我在寢室內整理東西時，聽見寢室紗門傳來與物體碰撞的聲音。側身一看，她左手提著棉被，右手圈著裝滿盥洗用具的臉盆，還背著東西幾乎要滿溢出來的背包，掙扎著用幾根空下來的手指試圖要拉紗門的門把。我上前幫她推開紗門，她笑著點頭向我說謝謝。我想，這應該是一個很開朗的人，在她還沒開口之前，她的笑容就已經包圍你。

金黃色的、閉起眼都能感受到的溫暖笑容。

「大家好！只剩我是最晚到的嗎？」一來她就跟每個人打招呼，詢問每個人的名字。對於這個新室友的熱情，我感到有些忸怩，卻又不知為什麼的鬆了一口氣。同寢的日子一天天累積，漸漸的，我發現她真的很忙碌。外務很多，是最少待在寢室的人，每每回來時都已接近門禁。回來時縱已疲憊，仍用慣常的笑容回應我的問候，就像家人一樣，或者，更接近一點的什麼關係。

來寢室拜訪的人總會說：「你們兩個的感覺有點像耶！可是又有點不一樣。」接下來說的大概就是她比較活潑我比較文靜之類的話。是的，身高、身材、髮色、膚色，我們兩個看上去幾乎一樣，從背影是無法分辨的。連彼此的想法、有幾個兄弟姐妹、開過幾次刀等這種雞毛蒜皮的小事，竟也有驚人的巧合。我彷彿遇到一個與自己極為相似的雙胞胎，或說，原本就屬於一體的另外一半。也許白天的時候我是不存在的，蟄伏在她的體內，看她所見、聽她所聞，過著她所過的生活。然後在她回到寢室前，我快速地收形斂神，假裝自己早已枯坐多時，正在電腦前為連綿不絕的報告煩心。

這樣的想像常讓我陷入呆滯的狀態，兩眼無神的樣子就會被她取笑。我會在心裡微微抗議：「我可是因為想著妳才會這樣的呢！」

到了三年級，我們的室友關係結束，她不想等宿舍的候補通知，決定在外租屋。我心裡略略惆悵，以後能見面的機會就少了呢，怎麼妳就不能再多點耐心呢？

終於有一天，我在前往教室的途中看見了她。還是像以前一樣，只是，又有些不一樣了。她的髮型變了，身上不知怎麼的多了許多瘀青和擦傷。

「這年頭騎機車真是危險啊！我前兩天不小心摔車啦！」

「怎麼這麼不小心？是撞到人還是怎樣？騎太快？」

「因為那時候天黑，路上有個大洞我沒看到，就很用力地給它騎下去啦！還好只是些小傷啦！我還不敢讓我爸媽知道這件事咧！」

我有些心疼，受傷的像是我自己。

「妳不是一個人住嗎？那晚上我去看看妳吧！」

「不用啦！有人會照顧我的。」她有些不好意思：「很久沒見面，都還沒有機會告訴妳，我……我有男朋友啦！」

猶如被球棒打到，我頓時眼冒金星，連話也說不清楚：「妳…妳…你們住在一起？妳想在外面住就是因為……」

「不是、不是妳想的那樣啦！」

晚上，我有點賭氣的硬是跑到她家，帶著我的小被跟枕頭。

「哈哈！妳真的來了，我剛剛特別為了妳把他趕回去。」

哼！讓那個傢伙逃過一劫。我不服氣地想。

「有他的照片嗎？我想看。」

「沒有耶！才剛交往不久，也沒有幫他照什麼照片。」

「他是怎麼樣的人？」

「他喔……………」

整個晚上，我纏著她問了一大堆事情，試圖彌補我們分開之後空白的記憶。然後，我漸漸睏了，臨入睡前仍緊緊抓著她的手臂，並特別避開了她瘀傷的地方。她的聲音絮絮聒聒，零零索索的跟我說些生活小事。我眼皮酸澀，撐了幾下都睜不開。只覺得有人幫我拉好被子，也輕握著我的手臂睡去。

那是我跟她這輩子最親近的時候，連夢裡都能相遇，我幸福得不想醒來。

※ ※ ※ ※ ※ ※

一闔上眼，不知怎麼的，又想起了車禍那個時候。

最近的我頭痛得厲害，幾乎夜夜不能成眠。他常念著要我去看醫生，總被我拖拖拉拉的敷衍過去。從小就體弱多病，進出醫院診間對我而言如同家常便飯，也折騰得照顧我的母親形容憔悴。所以我怕，我怕這長久以來的平安只是暴風雨前的寧靜，怕再度躺上診療台時，醫生的宣告會成為劃破寂靜的雷電，終結我好不容易擁有的平靜生活。

車禍的原因其實很簡單，我因頭痛而睡眠不足，在精神恍惚的情況下騎車，一不留神就騎上了個大洞，連人帶車給狠狠震倒在路邊。奇異的是，倒下時我看著周遭的景物以及倒下的自己，彷彿有隻看不見的手，將我所處的時空調成慢動作。然後強烈的疼痛襲來，我發現自己終於著地，宣告掛彩。之後的事情則又滑稽的快轉，打電話、送醫、回家。

回家的路上他沉默無語，我則像做錯事的小孩，甚麼話都不敢說。

終於，他開口了：「想吃甚麼？」

「……………我不餓。」

但他還是在路邊停下來，買了碗小湯圓給我。回到住處後，他沉默的看著我吃湯圓，而我被這種凝滯的氣氛給窒得幾乎沒辦法把湯圓嚥下去。

「妳什麼時候才要讓別人不會為妳操心？」

「對不起……」

「明明就身體不舒服，為什麼不就醫找出問題？像這樣出事有比較好嗎？」他有點激動，帶著責備與心疼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深吸了一口氣，他起身：「我今天不想找妳吵架。明天上課我來接妳。」然

後他開門離去。我沒有如往常那樣送他到門口，拿著湯匙的手，劇烈的抖了起來。

後來好友知道了我受傷的事，堅持晚上要到我這裡過夜。我看著她的睡顏，想起那段同寢的時光，心裡覺得很溫暖。我想，我應該要多重視自己一點，為自己，也為了愛我的人。

所以我用了換藥這個藉口，故意選了他沒辦法接送我的時段，再度踏入始終十分畏懼的醫院，做一連串不是換藥的檢查，知道了我一直想要逃避的答案。

我長了腦瘤。

從醫院走出來，見到陰霾的天氣，我的心情也沉了一半。天空像是擰不乾的抹布，似乎再多用點力就要出水，卻連一滴也擠不出來。我極痛恨這種雨要下不下、不乾不脆的天氣。走回停車場找到機車，無意識的開坐墊拿安全帽，然後一隻黃色的蝴蝶在這時候翩翩飛入我的視界。

不，不是蝴蝶，是阿勃勒！

一轉身，一樹金黃燦爛的阿勃勒迎風招展，花瓣漫天飛舞，映亮了所有過路人的臉龐。

好漂亮啊！阿勃勒是我最喜歡的花，沒想到在醫院的冰冷建築外，也種了這麼漂亮的花樹。或許阿勃勒的出現就是要代替太陽，照耀每個人心裡的那畝田吧！

像受到什麼點醒一般，我做了決定。

※ ※ ※ ※ ※ ※

在她準備告訴我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做了個夢。夢裡，她掉下懸崖。很幸運的，我抓住了她的手，只待把她從崖邊拉上來。

但是，夢裡的我卻怎麼也拉不動她。

我一手抓著旁邊的草，一手拉著崖邊的她，試圖找到最好的施力點。她也從一開始掉下懸崖的驚慌情緒中，慢慢鎮定下來，鬆開左手去攀著崖邊。

「一、二、三！」我倆一起數數，一起施力，可是我們失敗了。「再一次，這次一定可以。」我滿頭大汗，心中隱隱有些預感。「好，再一次！一、二、三！」仍然沒有成功，而且我們兩人還更往下滑，我幾乎無法抓住左手用以支撐的草。我看見她的眼淚，一滴一滴落到不見底的懸崖。

「不要放棄！一定還有辦法！」我盡量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保持平靜，但因體力的漸漸耗竭，我的聲音聽起來像扭曲的螺絲起子。她低下頭，然後抬起。眼淚沒有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異常的冷靜，冷靜得讓我感到惶恐。

「放開我吧！不然連你也會掉下去的。」

「不要！」

「放開我。」

「我不要！」我的雙手因為跟地上銳利的小石摩擦，傷口已漸漸滲血，我用
力越劇，血更加汨汨的流出來。

「放手吧！勉強握著的手，終究是要放開的。」她輕輕掙開我的手，像顆晶
瑩細小的水滴，急速地墜入黑暗。

然後我哭著從夢裡醒來。

隔天我告訴她，自己做了這樣一個夢。

「為什麼做這樣的夢呢？聽起來好像我很無情似的。」她嘟著嘴，假裝有點
生氣的樣子。我摟著她，但沒告訴她，夢裡的感覺好真切，好像我真的就要失去
她。

「我也有話告訴你。」在我懷裡待得比平常久的她，突然直起身子，直勾勾
的看著我，臉上有種堅決的神情。這樣的神情，我在夢裡見過。

「我生病了，腦瘤。」她講話顯得有點艱難，略略哽咽：「要休學一陣子。
我決定動手術。瘤長的位置不太好，我可能永遠不會痊癒。」眼淚落下來，而我
全身僵硬，不知道該怎麼面對。過了好一會兒，她終於能再度開口：「你可以選
擇留下或離開，我能理解。」

※ ※ ※ ※ ※ ※

她說她必須離開了，甚至等不到學期結束。乍聽這個消息我非常驚慌，另一
個我，怎麼會、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呢？如果可以，我甚至願意把我一半的健康
分給她。她聽了之後笑了，罵我：「傻瓜！要是你生病了，那誰來陪我？」

「……他知道這件事了嗎？」

「嗯，他說會來看我。」

我有點想哭，才發現自己真的哭了。

「我常想啊！要是還能睜開眼看這個世界，我要做很多事情。」她輕輕擦
了我的眼淚：「還要去追求很多很多我以前放棄的夢想，我想要更勇敢。所以不要
哭好嗎？支持我、鼓勵我、陪伴我，如果我真的不能再醒過來，你們要連我的份
一起好好活。」

用盡全身的力氣，我向她許下了一輩子都不會打破的承諾：「……………我會。」
然後，握住她為我擦淚的手，我俯身向前親吻她的額頭，誓約一般珍重。她有些
驚訝，但也只是笑笑，沒說什麼。

最後我決定放手，看著自己的另一半獨立，面對她的未來。我再也不能偷偷

將自己的形神附在她的身後，我會學著用我的眼看她，我的眼聽她，然後過我的生活，求得自己的完滿。

對，我活著應該是要這樣。

※ ※ ※ ※ ※ ※

於是我終於來到醫院，卻沒想到還能再見。

會不會是夢呢？是夢也好，還能見到你們，這就是個好夢。你說，你會來看我，那時候我的心裡只感覺到疼痛。雖然我說了可以理解你的決定，但我仍想開口請求。

請不要、不要離開我。

而現在，你們都來了。你們會不會怕呢？會不會覺得陪伴一個也許將要離世的人是件恐怖的事情呢？我不該希望你們來的，因為怕你們感到痛苦；可是我又希望你們來。如果這是我人生中的最後一段旅程，我希望能夠有你們的陪伴。

現在，我不得不閉上雙眼了。

會再相見的，在下一個生命的轉角，在下次睜開眼的瞬間。再見。